

四月是瓦蓝色的 一只猫遭遇养猫人
解女人比子解上帝更难 推心置腹的谈
张，你的青春 八月木樨 愿赌输赢
都市红粉长篇小说系列 麦田 跑马场 及其什
在时间之前 在时间之后 远去
或飞翔

晚安 长吻鹿

葛鸦儿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晚安，长吻鹿

葛鸦儿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安,长吻鹿/葛鸦儿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5.2

(都市红粉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80623-544-2

I.晚… II.葛…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94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44-2/I·388

开本 32

印张 8

字数 158000

印数 1—3000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录

CONTENTS

- | | | |
|-----|------|--------------|
| 001 | 第一章 | 四月是瓦蓝色的 |
| 022 | 第二章 | 一只猫遭遇养猫人 |
| 037 | 第三章 | 了解女人比了解上帝更难 |
| 051 | 第四章 | 推心置腹的谈话 |
| 066 | 第五章 | 茶杯旁边的朋友 |
| 079 | 第六章 | 花一般嚣张,你的青春 |
| 100 | 第七章 | 八月木樨 |
| 109 | 第八章 | 愿赌输赢 |
| 121 | 第九章 | 况且是异乡 |
| 130 | 第十章 | 麦田,跑马场及其他 |
| 138 | 第十一章 | 在时间之前,在时间之后 |
| 151 | 第十二章 | 远去或飞翔 |
| 170 | 第十三章 | 月亮越升越高 |
| 183 | 第十四章 | 网络的,现实的 |
| 200 | 第十五章 | 温柔的怜悯 |
| 212 | 第十六章 | 宣纸等待最初的墨迹和颜色 |
| 221 | 第十七章 | 一杯咖啡的时间怀念 |
| 230 | 第十八章 | 生活及其遥远的伸展 |

第一章 四月是瓦蓝色的

三十六岁的柯亚麟是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的。和左玲的离婚,不光使他顷刻间没了老婆、儿女,也没了汽车、房子。可以说,直到今天下午,他对这件事还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下班后公司的人都走了,柯亚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把桌子上零乱的杂志收拾一下,按照刊物分类一本本在书架上码放整齐,逐个看看哪台电脑没有关,再往鱼缸里撒了些鱼食,给花浇了些水,实在觉得没有什么要做的了,这才停下手来。这些零碎活平时他是从来不干的,也轮不到他干,哪有老板自己动手做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那些小事统统由他的手下负责打理,他嘛,只负责做大事,定夺和决策公司的方向。每天上班,他先是照例在公司里巡视一下,和员工寒暄一番,然后就是坐在老板台后面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签一些财务上递过来的单子,偶尔为活跃气氛和大家开个不关痛痒的玩笑,也就是说他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客户,跟他们打交道,花大把的时间陪他们,把那些头头面面的客户大人伺候好了是他的当务之急。在现在社会的生意圈里也确实有这样一些寄居蟹一样靠客户生存的人,不管哪个行当,做好了客户就意味着掌控一切,就可以风生水起。

墙壁上的挂钟指向八点十分。他最后环顾了一下四周,确定一切都已妥当,这才关了灯,锁上门,走进办公大厦六楼楼梯口的电梯。做广告公司几年来,他仿佛第一次打破晚上不拜访客户的



习惯，那可是雷打不动的惯例啊，在他柯亚麟眼里，即使天大的事也没有客户的事大，可是，今天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晚上，他意识到自己此时需要的不再是客户，而是一个人待一会儿，哪怕因此而损失不菲的代理佣金，也毫不顾惜。

他来到办公大厦的停车场，下意识地摸索口袋里的车钥匙，可口袋都摸了个遍，也没有摸到那串熟悉的拴有小狗饰物的钥匙。他迷茫地抬头看见平时泊车的位置上空空如也，这才想起来跟着他五六年的那辆三菱吉普将从今天晚上开始再也不属于他柯亚麟啦。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苦笑了一下，在显得有些空旷的停车场里独自啜嚅了一句：也好，倒也干净。

在今晚之前，虽然他和前妻左玲的离婚也闹了一些日子，两个人分居归分居，一直也还在一个屋檐下住着，可眼下，确切地说孩子没了，房子没了，车没了，连他自己今晚上去哪儿过夜都没有了踏实的去处。

柯亚麟有些失落地踱到大厦院门口，站在那儿思索着自己该去哪儿。一辆出租车从他身边经过，试探性地减慢了速度。柯亚麟犹豫了一下，然后冲司机摆了摆手，他很想一个人走走。已经许久没有走路的习惯了，说实话平时想走也没那个时间，上班下班总是风风火火的觉得时间不够用，连开车都嫌慢，哪还有闲情逸致享受散步的乐趣呢。那是属于不为稻粱谋的闲散一族的，对他来说那简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可是现在，他却很想一个人走一走，不紧不慢地走一走，趁这段时间好好冷静地思考一下离婚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自己的生活倒还好说，一个大男人走哪哪就是家，可孩子跟父母可一定得安顿好。



四月的晚风还有些凉意，吹到脸上硬硬的，但已没有冬末那种冰冷的感觉。柯亚麟拉了拉风衣的衣领，无意中抬头望了望天，忽然觉得天空是瓦蓝色的，这个颜色是不该属于这个季节的，他不敢相信地又抬头专注地仰望了一会儿，心里不免涌起一阵感动，仿佛上苍的这个巧合是对他内心的一种暗示，有些惆怅，有些酸涩，又有些许摆脱了长期纠缠后的如释重负，干干净净，只剩下纯粹和蔚蓝。他忽然莫名地笑了一下。脸前有些树梢上的柳絮或是什么带毛的悬浮物，在空中飘来荡去，弄得人脸上痒痒的不舒服。他伸手掠了一下头发，顺势赶走飘到眼前的一团模模糊糊的东西。他一贯是个衣着讲究的人，不喜欢不洁净的东西玷污了自己的仪表，哪怕是一点瑕疵也让他感觉不舒服。

一位老人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从他身边经过，礼貌地叫他一声：叔叔。他友好地拍了拍女孩的头，夸赞一句：好乖的孩子。看着女孩渐渐走远的背影，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柯小女和柯小男。孩子的名字是他爷爷起的，他本来觉得不够好，可又不想打孩子爷爷的别，后来觉得名字不外乎是个代号，叫顺口了倒也习惯了。也有不少人说这名字起得不错，尤其是双音字满天飞的时代，这样直来直去的反倒清爽脱俗。

小女是老大，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小男小一些，上幼儿园中班。他们现在都跟了孩子的妈妈，当然，他柯亚麟每年必须为两个孩子付出相当数量的抚养费。在孩子归属问题上，柯亚麟始终不明白左玲为什么那么坚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他不是不想据理力争，只是不想就此和她闹得太僵。家里的两套房子，一套给了左玲，另一套自己的父母住着。车也归了左玲，理由是她每天需要接送孩子上学。其实，和其他夫妻对于离婚财产的处理问题上



大为不同的是谁也说不清楚为了什么他们两个争着推让，左玲出于女人的自尊和好强，柯亚麟则出于男人的责任和度量。他也深知经济基础对于女人和孩子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之间自始至终围绕离婚与否展开的持久战不为别的，而是经济的归属，说到底，其实最后还是左玲牺牲了自尊表示让步，两人才达成了协议。他不想让孩子受半点委屈，眼下，小女和小男都还小，对父母离婚这件事还浑然不知，柯亚麟打算等到他们再大一些的时候再告诉他们，既然事已至此，作为一个父亲，他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这件事对孩子的伤害减少到最低。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他的广告公司，离婚后的柯亚麟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

柯亚麟一边走一边梳理着自己的心情。应该说尽管心情很糟糕，可他却没有多少失落感，他在内心一遍遍地提醒自己，像是给自己鼓劲：离婚，这点小挫折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算什么呢？汽车、房子又能算什么？有“亚麟”在，就会有一切，恢复元气对我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我现在要做的除了尽快调整自己，就是竭尽全力打点好“亚麟”。

正如柯亚麟所想的，虽然小女和小男都暂时跟了左玲，可他明白一点：儿女永远都会是自己的孩子，父子（女）连心，血脉终归是割不断的。钱财也永远都是身外之物。和左玲十年的夫妻感情眼看着无法挽回，也只有随它去了，就像是手上划了道口子，多少年后想起来疼痛还会在，但伤疤早晚会展合。

归根结底，只有一样东西能够伤到他的痛处、他的筋骨，那就是他的“亚麟”公司，那是他白手起家创立起来并苦苦打拼日益壮大的公司，是他的命根子。

以柯亚麟自己名字命名的“亚麟”广告公司是他几年前一手创建起来的。在任何一座城市各类广告公司多如牛毛的今天，“亚麟”能够在同行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且做到今天的局面，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多少和他同时甚至比他早几年注册的公司都纷纷败下阵来，可他一直维持到现在，没有别的，他就是比别人多了份坚持。多少次，朋友看他硬撑着，都劝他赔本把公司卖了算了，可他咬牙挺了过来。没有人知道公司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那就像是他自己生养的另一孩子和他血肉相连，他看着它一天天长大、丰满、壮实起来，对它充满了热望，在它的身上不光投注了大把物力和财力，他更希望它能够承载自己的一番事业和梦想。没有让他失望的是，“亚麟广告公司”的品牌经过几年市场的磨合和锤打，总算培育和建立了起来，如今，也算是省市广告业中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想起这，对柯亚麟来说多少是个安慰。到什么时候，“亚麟”都是他手里的一张王牌，一个男人怎么可以没有一张给自己撑底气和面子的底牌呢？

柯亚麟回到父母住处。进门的时候，二老还没有休息。他父亲腿不好，前些日子做了股骨颈手术，现在走路还不利落，手里离不开拐棍。父母一看见他回来，就唠叨开了：赶明儿赶快把孩子给我接回来，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两个孩子都给我夺走，还让不让我们老两口活了。

爸，妈，您二老身体不好，左玲带着孩子也好，你们也省省心。作为家里惟一的一个儿子，柯亚麟在父母面前什么时候都是孝顺听话的。



这个心能省吗？你也别说你媳妇，她啥时候有这么孝顺了？我和你爸还没有七老八十，好歹给我们留下一个，天底下竟有这么狠心的人。她也是当妈的，就不考虑我和你爸的感受，两个孩子都带走。柯亚麟的母亲看上去比他父亲年轻些，但两鬓的头发也花白了。

妈，不就是离远了一点嘛，您什么时候想孙子，我立马给您接过来，还不是一样？

那可不一样，你也是个窝囊废，叫个媳妇管制住。房子、汽车她要，你也都给她，到了还不知道叫什么人落了便宜。

听见母亲这么说，柯亚麟没有吱声，还是他父亲觉得这么说儿子有些不妥，赶忙接过话茬来：

你这当妈的算是冤枉了儿子，咱儿子什么时候在媳妇面前低声下气过？他那么做还不是不想叫咱们孙子吃亏，钱财对老爷们算个什么东西？

好钢只用在刀刃上，多少都不是她左玲挣下的，也不能随便抛洒了。眼看着自己儿子落到这步田地，我心疼。柯亚麟的母亲边数落边擦眼泪。

柯亚麟不想让父母为自己离婚的事多操心，再说一切都成了事实，再计较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天底下，叫婆婆看着顺眼的媳妇还真不多。其实，在没有离婚之前，他还一直觉得婆媳俩相处得还不错，母亲曾不少人前背后夸过左玲，可就几个月的工夫，自己的母亲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已然把左玲当作了外人看。柯亚麟不免有些为左玲鸣不平，可又不想惹母亲生气，就赶快转移话题地说：妈，不说这些了，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还饿着呢。

听儿子这么说,柯亚麟的母亲收起了叨唠,起身去厨房给他张罗吃的东西。他父亲看着老伴儿的背影安慰地对儿子说:亚麟,不要怪你妈,她一时还别不过这个弯来,你自己可是要打起精神来。

柯亚麟感激地望着父亲,他知道从小到大,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到创立自己的公司,又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父亲有时候可能帮不上他什么,可任何时候,父亲都是他背后坚强的后盾,有力的支撑,这已让他欣慰不已。他笃定地望着父亲说:爸,我都这么大了,不用替我多操心,相信我能摆平眼前这点事儿。

柯亚麟在父母那儿随便吃了点晚饭,看看时间还早,就嘱咐父母早点休息不要等他,起身去了酒吧。

柯亚麟再次出门的时候是九点多钟,在这个时候,城的夜眼刚刚睁开,一天繁忙、喧嚣的景象此时仿佛都躲起来不见了,满街五彩缤纷的路灯、霓虹灯、灯箱广告以及滑动的车灯使它妩媚妖冶的一面完全袒露出来,就像换了一张脸,白天的精气神卸了妆,只剩下慵懒闲散。在这样的气氛包裹下,人的各种欲望像只咻咻喘息的馋嘴猫,在这条鲜活生动的鱼儿面前难抵诱惑地胃口大开。

迷离,所有人的眼神都是迷离不确定的,然后,就是覬覦与虎视眈眈的窥视。它们像展开八面触角的章鱼,搜寻着它们可能的猎物,然后渴望被它们捕获或是将它们降伏,最好有一场不期而遇的奇迹在这样的夜晚发生才不辜负大好春光。

于是,人们兴冲冲地出猎。

柯亚麟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兴冲冲,他的夜行是一种习惯,



而且，是种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没有太急迫的事情，这个时候出门，他的目的地多半是“大班”酒吧。

“大班”坐落在行政区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处于酒吧区的大范围之内，又不在最热闹的地段，可这并不妨碍它名声在外。柯亚麟喜欢它，不光因为他跟酒吧老板大刚是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他也着实喜欢“大班”的清静。跟别的酒吧不同，这里永远没有那些个吵闹的乐队，没有卖酒小姐，更没有乱七八糟的人，来这里的都是些有了些年纪也颇有些身份的熟客，大家彼此熟络，也常在这里存有洋酒，“红方”、“蓝方”或是“轩尼诗”什么的。也有一些外地常走动的客户之类的生意上的朋友来了，你请我喝上一杯，我再回请你一杯，交流一些信息什么的。有时候，也不为获取什么，单单就是为了聊天消磨时间。几年过来，“大班”用过的招待不知换了多少茬，常见的这些熟客面孔却一个个坚持得很，经常见面，眼看着有些人的眼角竟也有了鱼尾纹了。

九点半，柯亚麟推门走进了“大班”。一般来说这个钟点还不是泡吧的最佳时间，里面人并不多，也都是经常遇见的熟面孔，柯亚麟跟其中的一些打着招呼。身边的年轻小姐夸张大胆的或红或绿的头发让他忍不住赶快从那些人身后溜过去。大刚正在吧台里给什么人调鸡尾酒，拿着个调酒杯煞有介事地在眼前晃来晃去。看见柯亚麟进来，顾不上跟他打招呼，只冲他点一点头，又往里面努努嘴。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柯亚麟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他的小老弟柳伟，刚理的板寸煞是扎眼，不过，跟他脖子里那根夸张的白金链子配在一起的确看上去时尚又帅气。柳伟先是跟着他一直在“亚麟”广告公司干，后来羽翼丰满了就自己开了家公司，其实，在广告业像柳伟这样再起炉灶另开张的情况并不在少

数,只是,这小子聪明,自己开了公司之后,并没有踢开老师和前辈,还算个念旧的人,什么时候对柯亚麟都是一句一个哥叫着,人前人后叫人挑不出个毛病来。因为一直跟他推心置腹,柯亚麟倒也对他不计前嫌,一直把他当作朋友看。

打柯亚麟一进门,柳伟就一眼看见了他。他冲大刚招招手,把手里的“嘉士伯”朝他晃了一下,大刚立刻会意地叫招待依样送了两瓶过去。

哥哥,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没等柯亚麟坐定,柳伟就递了根“七星”过去。他知道柯亚麟的习惯,多少年了,烟是非“七星”不抽,自己跟了他那么多年,竟也慢慢传染上了这个毛病,其实他自己倒抽得不多,可什么时候兜里总装着,撒给朋友的比自己受用的多。

柯亚麟接过柳伟递过来的烟,把那件沙青色 BOSS 风衣顺手脱下,拉开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说:心烦呗。

柳伟知道他离婚的事,就开诚布公地问:怎么,真跟嫂子掰了?

你以后见了她可得改改口了,别老是嫂子嫂子的,你就欠嫂子怎么着?

真开口叫她名字还真不习惯,这么多年叫顺口了,叫她什么来着,左……啊……左玲。

柳伟拿起酒瓶佯装口吃的样子跟柯亚麟碰了碰,扬起脖子闷了一口进去。

瞧着柳伟一副逗趣的模样,柯亚麟斜了他一眼:你可别招我。

弟弟还不是心疼你,说正经的,我知道你的脾气,房子肯定不会留给自个儿,父母那儿住着你又嫌不方便,哥哥要是不嫌弃,不



如先去我那儿凑合些时候怎么样？老弟给你弄个窝。柳伟又喝了一口进去。

柯亚麟抬眼望着柳伟，这个大男孩儿一样的弟弟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倒是一心一意的，他自己一直是一个人，郎里郎当惯了，他那个家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窝，邋里邋遢，男生宿舍一般。一向讲究惯了的柯亚麟可不愿像他那样，即使是临时住处，他也要它看上去妥当，舒适，顺眼，至少得像个人呆的地方。

不用老弟费心，明天我会安排遑新新找个合适的地方。他朝柳伟扬了一下下巴，婉拒了他的好意。

遑新新？你那个行政主管，怎么，她还是对你放心不下？

说什么呢，那可是个好姑娘。

我也没说不是啊。知道吗，你这叫标准的重色轻友，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一只手始终举着只酒瓶的柳伟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柯亚麟没把柳伟的调侃放在心上，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正色问柳伟道：怎么，最近有小道消息说你把公司给卖了？

哥哥，现在我向你证实，这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而是事实——板上钉钉的事实。柳伟坐直了身子，一脸的认真。

这么说，是真的？柯亚麟还是将信将疑。

我骗别人，还会骗您老人家吗？

好好的，为什么卖了？

还能为什么，谁不知道广告业有你“亚麟”，哪还有我们的生路？

我可说正经的，你别给我打哈哈。柯亚麟狠狠喝了口酒。

我说哥哥，我敢吗？柳伟拉了一下椅子，朝柯亚麟坐近了些，



压低了嗓音：还没顾上给您汇报，广告公司这两年什么样的情形，不用我多费口舌，你心知肚明。其实，我是早存了心不干了，只是个时机问题。眼下，一位朋友拉我合作一个项目，这回我是瞅准了机会义无反顾，像这种送上门来的机会不多，也都到了这个岁数，你说我能坐视不动吗？

一个年轻女孩从他们桌前经过，大概跟柳伟挺熟识的，拍了拍柳伟的肩膀，说：帅哥，喝酒也不叫上我，把妹妹忘了？

柳伟回了一下头，敷衍地说：哥哥有正经事，赶明儿约你。女孩耸耸肩，去了别的桌子。

项目可行性大吗？你小子就欠个稳当劲，这回可要考虑好了。柯亚麟冲着女孩的背影又点上根“七星”。

我这不是卖关子，找天专门拉你去实地考察一番，没准你也打算入上一股。我这儿正在融资，现在加入还来得及。柳伟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还朝柯亚麟夸张地拍了拍胸脯。

他们又聊了些别的话题。一阵紧似一阵的电话，让柳伟屁股上像扎了针，看他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显然是有什么人着急找他。柯亚麟瞄了一眼手表：十点三十分，就对他说：

别叫人家跟催命似的，有事赶紧办事去。

我能有什么正经事非这会儿办不可，还不是几个女孩子，真他妈的缠人。柳伟嘴上虽这么说，可还是站起了身子。

那，哥哥再坐会儿，老弟就先走一步了。柳伟站起身来的时候，正好挡住柯亚麟的视线，使他没有看清身后推门进来的人，只听柳伟小声咕哝一声：看来，我这会儿走正是时候。

姚烨和柳伟在门口先后进出，彼此打了个招呼，柳伟说了



句什么，逗得姚烨一阵嗤笑。也许是女人娇嗔的笑，使酒吧里坐着的人的眼光不由自主地齐刷刷往门口的方向看。这也难怪，漂亮的姚烨就像一道特别耀眼的舞台灯光，因为她的到来令本来有些昏暗的酒吧刹那间明亮了不少。不可否认，她本人就像她的名字那样摇曳生香，妩媚动人，尤其是嘴角的那颗美人痣，让她脸上本来就出众的五官活了起来。她身材适中，略为丰满，皮肤白皙，天生就是风情万种的那种女人，酒吧里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女孩哪里是她的对手。一袭半透明的黑色麻质连衣裙，一件同样黑色的羊毛开衫，让姚烨颈项上那串白色的珍珠项链越发显得珠圆玉润，把成熟女性高贵、从容不迫的美抒发得摄人魂魄，让人舍不得从她身上收回自己的目光。

姚烨跟大刚也挺熟，看见她进来，大刚还是习惯性地朝里面扬了扬脸。姚烨从他身边经过，也不跟他纠缠，一边咕哝着一边径直朝里面走：

真服你，看见我总是没话，有你这样的朋友，让人觉得世界安静许多。

圈里朋友都知道大刚的脾气，很多时候他几乎是个沉默的人，这跟他从事的颇为热闹的行业大相径庭。跟柳伟和柯亚麟不一样，大刚是个传统意义上不折不扣的好男人，春夏秋冬来酒吧的漂亮女孩多了，而且，一个赛一个大胆主动，能够像他那样坐怀不乱还真不多见。对任何人，他的态度总是不温不火笑眯眯的，姿态也永远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已婚男人。对大刚来说，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对老婆、孩子他几乎是说一不二，白天不在酒吧的时间，不是在家买菜烧饭就是陪孩子玩儿，让人挑不出个毛病。这年头，沉默是金，喋喋不休、说东道西的人多了，越发使缄言和

沉默成为可遇不可求的稀罕事物。

大刚就是因为他的守诚和寡言交了不少对他特别衷心的朋友，也就是靠这些铁杆朋友的捧场，“大班”的生意一直还算兴隆。

看见姚烨朝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柯亚麟低头笑了一下，等她走近，也不抬头，兀自嘀咕一句：你怎么还那样？

姚烨耳朵尖，不饶人地问：还哪样？

漂亮，怎么，我说你漂亮，说错了？柯亚麟抬头挑衅地望着姚烨。

听他这么说，姚烨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说：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贫了。

还不都是被你招的。

哟，是你自个儿找的，我可没招你。

柯亚麟和姚烨是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还谈过一阵子恋爱，虽说时间不算长，可两人也是认真的，后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就分了手。但两个人都是知书达理的文明人，分手以后没有反目成仇而是还像朋友那样关心着彼此，姚烨有什么拿不准的主意还来找柯亚麟帮忙。后来，姚烨大学毕业以后出了国，听说嫁了个有钱的日本男人，时间不长就听说离了婚。有一件事让柯亚麟心里很是受用，就是姚烨回国后不久就登门拜访了柯亚麟，把自己的情况给他抖了个底儿清。在柯亚麟的观念里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她姚烨没有忘了自己，一直还把自己当朋友看，而且不是一般的朋友。他未免顺水推舟地劝解一番。

姚烨，你的事我听说了，离就离了，没什么可惜的，洋鬼子啊但凡都是中看不中用，何况是个东洋鬼子，哪有中国爷们实在。赶明儿，哥哥我给你找个好的，气气那个日本人。